

*Preliminaries to Chinese Antithetical
Couplet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艺
术
人
生
丛
书

中华对联

研究与英译初探

黄中习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华对联

黄中习 编著

研究与英译初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对联研究与英译初探 / 黄中习 编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2

(艺术人生丛书)

ISBN 7-5387-1963-6

I. 中…… II. 黄…… III. ①对联—研究—中国 ②对联—英语—
翻译—研究 IV. ①I207.6 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319 号

中华对联研究与英译初探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5638648 发行科：5677782
E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徐州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印刷
印 数	2000
定 价	18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一	朱承平 (1)
序 二	戴伟华 (5)
前 言	(9)

上篇 中华对联研究

第一章 中华对联概述	(16)
第一节 汉字与汉语	(16)
第二节 对偶、对仗与对联	(26)
第三节 属对与联句	(32)
第四节 对联的起源	(35)
第五节 对联的发展历史	(37)
第六节 对联的对外传播	(48)

第二章 中华对联种类与修辞简介	(50)
第一节 中华对联种类简介	(50)
第二节 中华对联修辞简介	(59)
第三章 中华对联格律简介	(66)
第一节 联律与诗律	(67)
第二节 什么是马蹄韵	(69)
第三节 马蹄韵对联例子	(70)
第四章 中华对联的美学特质	(76)
第一节 古典美	(77)
第二节 诗意美	(78)
第三节 音韵美	(80)
第四节 对称美	(82)
第五节 图画美	(83)
第六节 逻辑美	(85)
第七节 建筑美	(88)
第五章 方家话联	(91)
第一节 对联的性质	(91)
第二节 “对对子”的目的和意义	(94)
第三节 对联的功能及其价值	(96)

下篇 中华对联英译探讨

第六章 诗歌对偶句英译比录及其启示	(100)
第一节 诗歌与对联	(100)

第二节	诗歌对偶句英译比录	(102)
第三节	诗歌对偶句英译比录的启示	(115)
第七章	典籍名著的对联英译比录及其启示	(125)
第一节	典籍名著翻译的意义	(125)
第二节	典籍名著的对联形式	(130)
第三节	《红楼梦》部分对联英译比录	(132)
第四节	其他名著部分对联英译比录	(149)
第五节	T.C.Lai 的《中国对联》前十联英译比录	(160)
第六节	名著对联英译比录的启示	(162)
第八章	中华对联与英语英雄双行体对比及其启示	(167)
第一节	英语英雄双行体简介	(167)
第二节	悠久的历史传统	(169)
第三节	典型的诗歌形式	(172)
第四节	优美的音乐节奏	(173)
第五节	工整的对称形式	(175)
第六节	对联与英雄双行体诗的不同之处	(176)
第七节	对联与英雄双行体对比的启示	(178)
第九章	中华对联英译主要方法探讨	(181)
第一节	“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文学译论评述	(181)
第二节	对联定义的英译	(196)
第三节	汉语的对偶、对仗与英语的 Antithesis 及 Parallelism	(197)
第四节	对联的可译性及对联英译原则	(198)

第五节 对联英译的主要方法	(201)
第十章 对联选译 150 副	(207)

附 录

附录一:对联研究与宣传的主要报刊地址及主要网址(页) ...	(229)
附录二:对联英译主要论文索引	(232)
附录三:云南大观楼长联原文和注释、白话译文及其英译二例	(234)
附录四:“对对子”的意义 ——陈寅恪教授发表讲话	(240)
附录五:部分名联墨迹	(243)
主要引用及参考书目	(259)
后 记	(271)

序 一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语言文学有过无数文体。这些文体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讲究语言技巧，用了不少典故词藻，有着许许多多的闲情雅致的，为文人逸士们所喜爱的“美文”。第二类是讲求实用，文笔简洁精练，只求表情达意，不绕许多圈子，不具深意的文体。后者类似现代的应用文。这两类文体的差别十分明显，泾渭分明，各有所用，互不相干。如果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能够兼备以上两类功用的文体，那就算是对联了。贴在楹柱或大门两边，古雅端庄的对联，是最具文化品味的艺术装饰品。它的上面，可以写着许多春蚓秋蛇的字，用上一些铺锦列绣的词，也能抒写老百姓都喜欢看爱看的话。在现代社会里，一如千年以前的古代社会，城里乡间、楼堂馆所、茅屋客厅，对联的张贴，随处可见。人们对它的宠爱，超过任何一种文章体裁，这决不会是一种偶然现象。

日本的古田敬一，写过一本叫《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的书。他在书中说，日本的俳句，没有任何形式的对偶格。这是因为日本人多直线思维，不像中国人用复式思维的缘故。他所说的复式思维，就是一句话说完了，还要用另外一句话再重复一遍。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来说，肯定是不适合的。但在发展缓慢、一切向古看齐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里，却适于那些追求语言形式美的古代读书人。从不同方面反反复复地阐述一个道理，描绘一种意境，并以繁复绚丽的语言技巧，来炫耀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过人才华，实在是件得意非凡的事。但要将复式的思维变化凝固成一种

适宜表达这种思想的固定文体，却有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经历过漫长久远的年代。

自先秦开始，简洁明快的卜筮之书《周易》就有了排偶句。战国时期，先秦诸子铺张扬厉，繁称博引，又把它发展到了极端。但先秦时期的排偶，只是居于散文之中的一种句式，尚未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语言上看，这种排偶讲究气势，却未做细心的雕琢，用语上略嫌粗糙，对句并不工整。但它却适合于复式思维的表达，能够满足敷衍张扬的个性，于是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两汉时期，竟然成为一代文风。当时被人们称之为骈偶的文体，全篇都要用两两相对的格式完成，词藻华丽，语句铺陈，更调以声律，兼音声之美。文人的大赋小品，全都用这种体式完成，统治中国达数百年之久。不过，就复式思维的表达来说，它并不是完美的。由于受到四六语句的束缚，无论是对景物的描绘，还是情致的表达，它都只能说了一句再重复一句，复式的思维不能连贯无阻地说出来，而是一截一截、断断续续地说出来。短暂的停留和无限止的重复，必然影响到全文的通顺流畅，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阅读欣赏，这种文体的消失，就是必然的事了。

尽管有了这种失败，复式思维在文体上的尝试，并没有停止下来。到了唐代近体诗中，对偶句又再次受到重视。在律诗中被人们称为对仗的偶句，赋予了华丽高贵的体制，犹如帝王出巡的仪仗。它不仅有了更为严格的语言要求，结构和内容的表达上也要承担不同的职责。这种基本限用在颈联和颔联上的对偶句，是诗歌表达的核心部分。经过唐代诗人几百年的努力，终于成熟定型，它蕴含着极高的语言技巧和丰富的偶对辞格，达到了对偶形式的巅峰，至今仍是对联取之不竭的无限源泉。

明代的八股文，是对偶的又一重要发展阶段。如果它不在严格的考试中应用，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那就应该是偶对形式的极佳体式。因为骈偶和唐律诗，都是四字六字或五字七字的句式，

承载的内容较为单薄，语句的变化有限。而八股文中两两对举的句式可以达到数十字。这样的句式，不仅可用诗意图辞，更可兼容散文的句式。前代散句排偶的自由性和诗意对仗的严整性，在这里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八比四韵的股式中，人们可以借助较长的句式，作更为洒脱的抒发。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既是对先秦排偶的回归，也能体现两汉骈偶和唐诗对仗的技巧。可惜的是，在明清时期盛行的八股制义，在应试的目的下，形式日趋僵化，并未留下更多的优秀作品，从而影响到后人对这种文体的重视和继承。当然，就复式思想的表达上，它的缺点仍然和骈体文一样，为了迁就八股的定式，不得不在小圈子内作短暂的停顿和回复。

就适合复式思维的内容表达方面来说，一个好的文体应该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它要两两对立，一式到底；没有回复，不作停留，要有一体连贯的顺畅表达。第二、对立两句的句式长短，要前后一律，符合人们视觉上整齐美观的要求；第三、对立两句的句式长短，要能灵活变化，长短随意，不受限制，以适合不同内容、不同场景的需求。第四、相对词语的用法，要有讲究，要有技巧，但不能既定在某一层次之上，要适合不同阶层、不同人士的需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联才是真正适合人们需求的一种艺术形式的美文体。对联的句式，可长可短，可骈可散；对联的词语可古可今，可庄可谐，完全适合传统和新兴词语的习惯，也符合汉民族语言的特点和思维方式，对联在过去和今天的盛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本书的作者，在对联的体制上给我们作了详尽的说明。可以看出，作者在对联上，确实下过一番功夫，有过一番研究。无论要了解对联的美学历程，还是想知道对联的格律种类，本书都作了较为全面的简明扼要的介绍，是值得一读的。最为可喜的是，作者还在对联的英译上作了一番可贵探讨。关于这方面的书籍，还是第一次见到。现代中西文化全面交融，向愿意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介绍中国

古典文学，诗歌的翻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人们作了种种尝试，积累了不同的经验。从这些尝试和经验中，将诗歌对偶句的翻译规律提炼出来，进而应用到对联的翻译上，应该是一件符合文化发展进程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了对联在中国广泛应用的普遍性，知道了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知道了对联与汉民族思维的一致性，就能够明白对联翻译的重要价值。正如本书作者暗示的那样，对联的英译，将超越文化交流的意义，而进入语言类型比较的领域。

如果有一本书，能够介绍中华文化长期积淀并演变发展出来的，最具汉民族特点的文学体式，能够谈论这种文体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表达特点，这本书就有它的价值，是值得一读的了。

朱永平

2005年元月5日

于暨南大学羊城苑

序 二

作为一名年轻的英语教师，本书作者敢于迎接挑战，敢于探索，敢于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性很强的对联，实在是后生可畏，精神可嘉。

本书上篇为“中华对联研究”，因为是外行，我不宜作过多评说，但从上篇内容结构、编排顺序及参考文献看，作者是独具匠心的。譬如，他始终认为，对联是汉语言独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并在第二章、第三章简介和探讨了对联的种类、修辞及格律；在第四章深入讨论了对联的美学特质，指出对联有“七美”：古典美、诗意美、音韵美、对称美、图画美、逻辑美和建筑美，使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书下篇为“中华对联英译探讨”。作者不辞劳苦，摘录对比一些诗歌对偶句英译实例及一些古典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等）中部分对联英译例子，其中有的摘录多达14种之多，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本书作者把中华对联与英语英雄双行体诗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两者分别“是汉英语言的传统文学形式，各具特色，有同有异，最能体现汉英语言文字及汉英文化特色”。两者的比较“折射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了汉英语言的差异……把中华对联诠释为英语英雄双行体诗是可行的”。这个看法新颖，不无道理。

在诗联英译笔录、对比研究和评述“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译论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对联英译主要有三种方法，即：1、

以偶译偶，以工对工；2、意美为上，意在形先；3、传神为重，得意忘形。这种提法饶有新意，也是我前所未闻的。

在对联选译部分，作者的对联翻译主要采用诗体自由译法，大部分均能够传神达意，译文体现了对联浓厚的诗味。其中，有两诗行的，有四诗行的；有入韵的，也有不入韵的；入韵韵式多是 aabb 或 abab。译文有单词和音节数量相等的，如 Industry is a ready source of money; / Frugality makes a big bowl of treasure. (勤乃摇钱树，俭是聚宝盆)；The less one knows affairs, / the less one has worries; / The more one knows people; / the more one has troubles. (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有单词数量相等且用韵的，如 Sky and water have the same cast; / They make nature appear to be vast. (天水一色，风月无边)；A nation in trouble yearns for a great general; / A family in poverty calls for a housewife frugal.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有音节数量相等且用韵的，如 The fish is pleased when the water is lucid; / The moon looks brighter when the night is placid. (水清鱼乐，天静月明)。有相当平衡对称的，如 When having doubts in reading, / You'd clear it up with all your might. / When having troubles in work, / you'd keep it up with all your heart. (书到疑时须逆志，事当难处但平心)，等等。应该说，他试图“让中华对联与英诗‘喜结良缘’”的努力初有成效，可圈可点。

我国许多著名译家，如严复、林纾、朱生豪、杨必、翁显良、王佐良等，无一不是通古博今、学贯中西，值得后辈学习。他们的译作之所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与他们极高的文化素养和语言根基分不开。有趣的是，翁显良先生曾把小说翻译艺术类比《庖丁解牛》的三重境界。他(1993: 69)说：“庄子讲庖丁解牛，先是所见无非牛，后来是未尝见全牛。就小说翻译来说，要有研究，有感受，有作者的高度和深度。站得高才能见其大，目有全牛；钻得深才能察其细，目无全牛。译者要见全牛又不见全牛，先见全牛而后

不见全牛。”小说翻译需要妥善处理文本理解和翻译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小说翻译如此，戏剧、诗歌和对联等文体的翻译也是如此，需要英汉两种语言较好的文学功底与天赋，需要反复实践，需要宏观的整体把握和灵活的翻译技巧，这样才能“游刃有余”。有人说，我国是诗的国度，我看中国又是对联的国度。同中华诗词翻译一样，对联翻译有相当难度，需要英汉两种语言较好的文学功底和天赋。本书也许是第一部，起码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对联研究与翻译课题比较系统的著作，实为国内对联文学翻译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是对联英译研究开先河之作。

本书起码有三大收获，可用六个字来概括。首先是博大：它博采众议，博古通今，它涉猎对联的方方面面，如对联的文化载体、文学体裁、民间习俗，它的艺术特征、哲理内涵，它的语言艺术、修辞技巧等等。其次是精深：本书以对联为题，深刻地论述了它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使读者对源远流长的对联之历史演化过程一目了然。本书还特意精选了各个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各类楹联实例。本书的第三个特点便是新颖：它选题大胆，富有挑战性，本书引用了许多大家名言，但也不乏作者个人独到见地，绝无人云亦云之嫌。总而言之，本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无论在理论阐述、艺术分析、文献考证、汉英对译等诸方面均有相当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显示出作者的文学秉赋与修养。本书不失为对联爱好者、研究者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本书既然是“初探”，就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待深入探讨。例如，第九章第三节“汉语的对偶、对仗与英语的 Antithesis、Parallelism”的比较探讨略显单薄，第五节关于对联翻译方法的界定、论证和描述可以更深入讨论。然而，白璧微瑕，不应求全责备。如果说，作者“初探”目的在于“能引起更多更深的研究探讨”，那么，我看这一目的应该达到了。

我深信本书作者孜孜不倦的耕耘，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翻译出

更多更好的对联，为对联研究与传播，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做出更出色的贡献。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翻译对联就是希望读者（包括英语读者）“知联、好联、乐联”。本书即将付梓，趁作序之便，先“读”为快。

戴伟华

于暨南大学羊城苑

2005年元月28日

前言

中国是古老的诗国，诗联同步，书画同源。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汇成了浩瀚的文学艺术海洋。如果说诗词曲赋是这海洋的万顷烟波，那么对联则是朵朵绚丽的浪花。在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中，体制短小、结构灵活、形式纷繁、或雅或俗、亦庄亦谐的对联多姿多彩，佳作如林。它如同连理枝、并蒂莲、比翼鸟一样，给人带来真善美的文学艺术享受。它用途广泛，集教化、启迪、言志、咏物、抒情、娱乐于一体，历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的国粹。古往今来，无论帝王将相、文人雅士，还是农工商贾、樵子渔夫，无不喜闻乐见之。直到今天，对联依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其顿时抒怀、扬善抑恶的作用，散发着悠悠清香。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及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重视事物成双配对的对称和谐，传统语文教育重视对对子训练与考核，诗文偏爱使用对偶辞格。对对子（属对）的历史其实就是对联发展、盛行之历史。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对联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919～965）的那一副桃符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根据蔡东藩讲，在20世纪初，在我国，“自学校创设以来，课程杂沓，无暇专习国文，目未睹经史，口未辨音韵，有持联对以相属者，彼且瞠目不知所答。小学诸生无论矣，即卒業中学者，亦多敬谢不敏；间或勉强应命，非出诸抄袭，即难免荒唐”。一个世纪

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当然今非昔比，但青年一代的传统文化及古典诗文知识确实需要进一步学习与提高。据报道，“最近有一次，香港来了一群大学生到××大学访问，两地学生相聚一堂，香港学生来了兴致，提出和××大学生当场作诗、对对子，××大学生为此面面相觑……”（李征，2004）名校大学生尚且这样，更不用说普通的大中学生了。因此，近年来，为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不少人开始认真反思我国当今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现状，进一步挖掘、继承和发扬其中一些好的传统做法。譬如，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材增加对偶对联知识的内容，在语文各级考试中设有对偶对联相关考题，在大学设立对联文学研究方向硕士点，等等。

在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深层次理论领域，徐通锵、潘文国等语文界诸先生倡导一种摆脱“印欧语的眼光”、基于地道汉语事实的“字本位理论”。虽然这一理论尚未成熟，但却值得我们深思。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现代中国乃至海外，对联仍有相当广泛运用，使用活生生的汉语，是地道的汉语事实，不讲主谓宾定状补的西洋语法。我们认为，对联创制就是以“字本位”为基础。

外语教学界也有很多人反思我们的外语教学法（包括双语教学），提倡学生多记英语单词，扩大词汇量，多读经典文章，提高外语的运用和表达能力。

在文学领域，现在人们普遍认可的文学体裁四分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除为数不多的专门楹联著述外，在我国历代大量典籍、文论及诗话词话中，很少见到对对联的专门评述，在文学史上难有一席之地。无怪乎，梁章钜早在道光庚子年（1840年）就发出了“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的感慨。对对联的种种偏见也由来已久，对联往往被人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或是笔墨游戏，甚至连梁启超这样的大师也说它是一种“苦痛中的小玩意儿”、骈文中“附庸之附庸”。更不用说对联的对外宣传和翻译了。